

中国著名学府

逸事文丛

李宏 主编

北大逸事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中国著名学府

逸事文丛

李宏 主编

北大逸事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 浙江德清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论文集《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等。

从北大走上文坛

俞平伯出生于苏州一著名的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国学基础扎实深厚。他的家人们对他的成长及未来均寄予厚望，大力支持他北上读书。

于是，在1915年秋季，俞平伯顺利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国文门，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俞平伯初入北大的头两年，北大还是一所地地道道的旧学府，封建气息浓厚，新思想鲜有市场。俞平伯在此埋头苦读，倒也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此间，他最大的收获，是拜著名国学大师黄侃为师，精



1977年，俞平伯与夫人摄于南沙沟寓所

研词学，为日后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17年蔡元培校长开始主校，北京大学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巨变，逐渐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俞平伯身处其间，深受熏陶及影响，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飞跃，逐渐由一位旧式大家族的公子哥，成长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

1918年，俞平伯以一名北大学子的身份，正式踏上中国现代文坛。

俞平伯的处女作是诗作《春水》。这是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的《新青年》。内容是描写一位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体现了俞平伯在思想上的转变与进步倾向。

此后的几年里，俞平伯的文学活动一直是以诗歌创作为主。

1922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该诗集收录了俞平伯数年间创作的一百余首新诗，在我国的新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当时，由于我国的新诗发展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新诗创作的理论探讨与总结，就显得格外需要与迫切。俞平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在此方面卓有建树。

在《冬夜》的自序中，俞平伯现身说法地总结道：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真实。做诗原来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说明它。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只要不十分拘执着，我想也或无碍的。

“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哪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在此，俞平伯无所顾忌地道出了自己的两大创作理念，一是自由，二是真实。他的所有创作都是基于上述理念完成的，因而带有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特色。这两大创作理念也可以被看做是新诗创作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则。

在新诗的艺术形式上，俞平伯的主张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畅通无阻——什么格律、音韵，什么“主义”、“流派”……以往诗歌创作中的清规戒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束缚，他只需用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丰富的自我，丰富的世界，那么，这就是诗。

这一段关于新诗创作的宣言，对新诗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均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对当时我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



工作之中的俞平伯

新诗创作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俞平伯就是这样，以北大为舞台，以诗歌创作为出发点，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

敢与校长争锋

俞平伯是以著名红学家闻名于世的，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也在于红学研究领域。

那么，初步文坛时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俞平伯，又是怎样走上红学研究之路的呢？

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扎实功底的俞平伯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已熟读《红楼梦》，并对这部伟大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俞平伯与他的老师胡适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胡适对俞

平伯十分欣赏，曾邀请俞平伯帮助增删尝试集；而俞平伯对胡适也是极其敬重，因而在学术研究上，也便不知不觉地受到胡适的很多熏陶与影响。

1921年初，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其本人潜心精研《红楼梦》，写作完成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受其影响，他的弟子中掀起了一股“红楼”热。

这段时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半年之久，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主要通信内容，即是探讨《红楼梦》的种种问题。可能是由于初涉红学领域，此间他并未拿出什

么像样的研究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胡适这位红学大师的对话与切磋，为俞平伯日后在红学界一鸣惊人，奠定了功不可没的基础。

到了1922年的春天，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就红学研究的不同方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二人在报刊上你来我往地论战，引起了俞平伯极大的兴趣，也促使他将自己的红学研究进一步进行深入化与系统化。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是以重考证的“自传说”为基石，与胡适不谋而合，而与蔡元培的“索隐派”针锋相对。

兒童休得自言語
婦識堪稱第一
條款意氣還初未
免每教吻吐
度深宵。時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
癸丑臘月十二日也



俞平伯手迹

去年九月，加入香港，晚七时抵。15日中午
 1人入港（W.H. 1941）在20号，在50号
 1人，2人，3人，4人，5人，6人，7人，8人，9人，10人，11人，12人，13人，14人，15人，16人，17人，18人，19人，20人，21人，22人，23人，24人，25人，26人，27人，28人，29人，30人，31人，32人，33人，34人，35人，36人，37人，38人，39人，40人，41人，42人，43人，44人，45人，46人，47人，48人，49人，50人，51人，52人，53人，54人，55人，56人，57人，58人，59人，60人，61人，62人，63人，64人，65人，66人，67人，68人，69人，70人，71人，72人，73人，74人，75人，76人，77人，78人，79人，80人，81人，82人，83人，84人，85人，86人，87人，88人，89人，90人，91人，92人，93人，94人，95人，96人，97人，98人，99人，100人，101人，102人，103人，104人，105人，106人，107人，108人，109人，110人，111人，112人，113人，114人，115人，116人，117人，118人，119人，120人，121人，122人，123人，124人，125人，126人，127人，128人，129人，130人，131人，132人，133人，134人，135人，136人，137人，138人，139人，140人，141人，142人，143人，144人，145人，146人，147人，148人，149人，150人，151人，152人，153人，154人，155人，156人，157人，158人，159人，160人，161人，162人，163人，164人，165人，166人，167人，168人，169人，170人，171人，172人，173人，174人，175人，176人，177人，178人，179人，180人，181人，182人，183人，184人，185人，186人，187人，188人，189人，190人，191人，192人，193人，194人，195人，196人，197人，198人，199人，200人，201人，202人，203人，204人，205人，206人，207人，208人，209人，210人，211人，212人，213人，214人，215人，216人，217人，218人，219人，220人，221人，222人，223人，224人，225人，226人，227人，228人，229人，230人，231人，232人，233人，234人，235人，236人，237人，238人，239人，240人，241人，242人，243人，244人，245人，246人，247人，248人，249人，250人，251人，252人，253人，254人，255人，256人，257人，258人，259人，260人，261人，262人，263人，264人，265人，266人，267人，268人，269人，270人，271人，272人，273人，274人，275人，276人，277人，278人，279人，280人，281人，282人，283人，284人，285人，286人，287人，288人，289人，290人，291人，292人，293人，294人，295人，296人，297人，298人，299人，300人，301人，302人，303人，304人，305人，306人，307人，308人，309人，310人，311人，312人，313人，314人，315人，316人，317人，318人，319人，320人，321人，322人，323人，324人，325人，326人，327人，328人，329人，330人，331人，332人，333人，334人，335人，336人，337人，338人，339人，340人，341人，342人，343人，344人，345人，346人，347人，348人，349人，350人，351人，352人，353人，354人，355人，356人，357人，358人，359人，360人，361人，362人，363人，364人，365人，366人，367人，368人，369人，370人，371人，372人，373人，374人，375人，376人，377人，378人，379人，380人，381人，382人，383人，384人，385人，386人，387人，388人，389人，390人，391人，392人，393人，394人，395人，396人，397人，398人，399人，400人，401人，402人，403人，404人，405人，406人，407人，408人，409人，410人，411人，412人，413人，414人，415人，416人，417人，418人，419人，420人，421人，422人，423人，424人，425人，426人，427人，428人，429人，430人，431人，432人，433人，434人，435人，436人，437人，438人，439人，440人，441人，442人，443人，444人，445人，446人，447人，448人，449人，450人，451人，452人，453人，454人，455人，456人，457人，458人，459人，460人，461人，462人，463人，464人，465人，466人，467人，468人，469人，470人，471人，472人，473人，474人，475人，476人，477人，478人，479人，480人，481人，482人，483人，484人，485人，486人，487人，488人，489人，490人，491人，492人，493人，494人，495人，496人，497人，498人，499人，500人，501人，502人，503人，504人，505人，506人，507人，508人，509人，510人，511人，512人，513人，514人，515人，516人，517人，518人，519人，520人，521人，522人，523人，524人，525人，526人，527人，528人，529人，530人，531人，532人，533人，534人，535人，536人，537人，538人，539人，540人，541人，542人，543人，544人，545人，546人，547人，548人，549人，550人，551人，552人，553人，554人，555人，556人，557人，558人，559人，560人，561人，562人，563人，564人，565人，566人，567人，568人，569人，570人，571人，572人，573人，574人，575人，576人，577人，578人，579人，580人，581人，582人，583人，584人，585人，586人，587人，588人，589人，590人，591人，592人，593人，594人，595人，596人，597人，598人，599人，600人，601人，602人，603人，604人，605人，606人，607人，608人，609人，610人，611人，612人，613人，614人，615人，616人，617人，618人，619人，620人，621人，622人，623人，624人，625人，626人，627人，628人，629人，630人，631人，632人，633人，634人，635人，636人，637人，638人，639人，640人，641人，642人，643人，644人，645人，646人，647人，648人，649人，650人，651人，652人，653人，654人，655人，656人，657人，658人，659人，660人，661人，662人，663人，664人，665人，666人，667人，668人，669人，670人，671人，672人，673人，674人，675人，676人，677人，678人，679人，680人，681人，682人，683人，684人，685人，686人，687人，688人，689人，690人，691人，692人，693人，694人，695人，696人，697人，698人，699人，700人，701人，702人，703人，704人，705人，706人，707人，708人，709人，710人，711人，712人，713人，714人，715人，716人，717人，718人，719人，720人，721人，722人，723人，724人，725人，726人，727人，728人，729人，730人，731人，732人，733人，734人，735人，736人，737人，738人，739人，740人，741人，742人，743人，744人，745人，746人，747人，748人，749人，750人，751人，752人，753人，754人，755人，756人，757人，758人，759人，760人，761人，762人，763人，764人，765人，766人，767人，768人，769人，770人，771人，772人，773人，774人，775人，776人，777人，778人，779人，780人，781人，782人，783人，784人，785人，786人，787人，788人，789人，790人，791人，792人，793人，794人，795人，796人，797人，798人，799人，800人，801人，802人，803人，804人，805人，806人，807人，808人，809人，810人，811人，812人，813人，814人，815人，816人，817人，818人，819人，820人，821人，822人，823人，824人，825人，826人，827人，828人，829人，830人，83

面对德高望众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俞平伯这个初生牛犊没有丝毫的畏缩。也许，正是由于蔡元培所大力倡导的学术自由的北大校风所使然，俞平伯竟然大胆撰文，对蔡元培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批评。

敢与校长争锋，也许；这是仅能在北大才会出现的奇迹。

俞平伯干校日记 原本在红学界籍籍无名的俞平伯，就这样一炮打响，正式踏入了红学研究这块神圣的学术领域，并一举成为以研究作家的身世、情感与思想发展为主的“新红学”的代表性人物。

这年的7月，俞平伯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红楼梦辨》，并在本书中提出诸多新颖独到的看法与观点，给当时的红学界，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与生机。从此“新红学”不仅可与“索隐派”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占据了优势。

一位著名的红学大师，就这样一鸣惊人地诞生了。

(陈 弘)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 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苗族。1923年来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乡土小说，主要表现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数民族的生活，讴歌下层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风俗美。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抗战爆发后，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主要从事历史文物及工艺美术图案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著。

受益匪浅的旁听生

1923年的夏季，沈从文由故乡湘西来到北平求学。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大部分学识都是凭自学得来。他那时的最高学历，仅仅是小学毕业。

沈从文来北京的最大目的，是要学习新知识，到京后不久，他便发现了一条最佳求学捷径——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2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去北京时摄于

湖南保靖

一个笑话——某门课程听者众多，很令先生欣慰，不料到了期末考试时，却只有一人前来应考。原来，那诸多的听课者，都是旁听者，正式选课者，只有一人。

沈从文便是北大那庞大的“旁听大军”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主要选取中文系、历史系、日语系等系的课程进行旁听。数载的旁听生涯中，他以极其务实的态度虚心求学，努力汲取知识的宝贵营养，使自己在各方面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日后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北大实行极其开放的办学方针，学校的大门向一切渴望学习的有志之士敞开，不仅允许他们自由地听课，甚至允许旁听生们使用北大的图书馆博览群书（当然，外借不可，在这一点上还算“内外有别”）。因此，当时的北大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求学之士，旁听生的实际数量甚至要超过在校生。据传有这样



沈从文在工作

沈从文在北大更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文学上的挚友、同好，如冯至、黎锦明、陈翔鹤等，他们互相切磋、交流、激励，沈从文在彼此间的相互熏陶之下，就此走上文学之路。

沈从文在此间的文学创作并非一帆风顺，这位天才的作家在起步时，也和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屡屡遭受退稿的厄运，幸运的是，北大的几位教授慧眼识珠，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郁达夫是当时文坛的活跃人物，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沈从文在创作上屡受挫折之际，给郁达夫写去一封求助信，向他探寻、求教文学创作的奥秘。

令沈从文喜出望外的是，郁达夫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

主井開山黃羊蓋照

六十年冬 周炯 江帆

氏公司機和

到時遠去雲霄處。空峯僅只餘霞。
華頂下披山所。十里外即一片汪洋。其間
有鳴啼聲。不馬立多鐘許。客氣逐漸
若生。這峯作草芒色。二三晚眠者。山下
竹塢里。直達就市。持酒快飲也。昨。中。下
山。路。在。紙。上。畫。有。云。水。一條直下。而旁以石為
小。竹。子。一。二。三。神。奇。又。及。十。鐘。初。日。又。西。空。搖。

沈从文题照手迹

冬日，亲临沈从文栖身的小屋“窄而霉小斋”。看到沈从文窘迫的生活，郁达夫不仅慷慨地资助他衣物、钱，还亲切地邀请沈从文吃饭，席间谆谆指导沈从文创作，在肯定沈从文文学天赋的同时，鼓励他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创作之路，树立自己风格与特色，认真写下去。

郁达夫的指点与鼓励，令沈从文感念终生，同时也受益终生。

除郁达夫外，北京大学的周作人教授等，都曾在创作与生活等多方面，对沈从文给予大量热情的帮助与扶持。他们都非常赞赏沈从文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并积极向文学界推荐、引介沈从文。在他们的大力提携下，沈从文很快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文学界名流，并为其接纳、包容，从而一步步跨进文学圈，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在北大旁听其间，沈从文开拓了眼界，更新了思想，丰富了学识修养，同时，发表了一批最初的作品，在文学界有了小小的名气。作为一个旁听生，他真可谓收益多多，满载而归。

一个来自湘西的文学青年，就这样，在北大迈出了他的人生第一步。

没有文凭的北大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一路撤退到昆明。1938年，他被西南联合大学聘为教授，开始了自己的教坛生涯。1939年，他又正式被北大聘为教授，主讲文学写作等课程。这位昔日北大的旁听生，成为北大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没有文凭的教授中的一位。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教育，但在教学方法上，却灵活多变，更加富有特色。

由于自身即是正处创作旺季的著名作家，因此沈从文更注重言传身教式地向学生传授写作的实际经验与技巧。

他实行开放式的教学，从不让学生写什么命题作文，而是让他们完完全全地自由发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进

行写作。命题作文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更不可能造就作家，对此，他深有体会。

沈从文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观察世界、认识万物的能力，认为观察仍是写作之本。

沈从文在教学中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要求学生写，自己也常常动笔和学生们一起“写作文”，而后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分析、研究文章的得失所在，通过深入细致的剖析，使学生们对写作产生更真切明晰的认识与理解。

他这种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创作之路上走过了太多的弯路，也许是为了感念北大先辈师长们当初对自己的关怀，沈从文对青年学子们，尤其是文学青年，总是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心血，对之进行鼓励、引导。

汪曾祺可称是沈从文门下的高足，沈从文对汪的关心，可说是无微不至。

汪曾祺每次写好一篇稿子，总要第一个拿给沈先生审看。沈从文悉心指导他反复修改，对其在创作的不足及时指出。感觉满意后，沈从文还要亲自帮他將稿子寄给合适的刊物，并附上自己的推荐信。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诞生的。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北大的任教生涯一共有12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虽然，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高于他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他将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

名垂青史，但是，作为一名认真、勤勉、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教授，更作为一名知才爱才、精心育才的辛勤园丁，沈从文先生亦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热爱。

(欧阳清)

周 培 源

周培源（1902—1993） 江苏宜兴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德国、瑞士，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工作；192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有《理论力学》《湍流的基本理论研究》等。

名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

周培源先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自从1929年在清华大学踏上教师那神圣的讲坛，周培源先生曾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职，从事教育工作共达七十余载，桃李满天下，盛誉遍中华。

聂荣臻元帅题词盛赞周培源先生：“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北大的全体师生则把他们对敬爱校长的尊敬、爱戴之情缩于一副寿联：“献身科学，教育英才；功在国家，造福将来；寿齐高岱，德被春秋；祝嘏欢呼，漪欤盛哉？”

对社会各方的溢美之辞，周培源先生均可说是当之无愧。

据学生们的不完全统计，周培源先生曾亲自为之授课的学生人数，既达数千人之众，而通过其他



各种途径聆听教诲，受其影响的学子，则可达数万。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极其罕见与惊人的。对此，周先生的学生张守廉曾将周培源与我国最负盛名的教育家孔子作一有趣的比较：“孔夫子弟子三千，培源师则有学生三万；孔夫子弟子遍布华夏，培源师学生则遍布五洲四海。”

除了弟子众多，德高望重，周培源先生在我国教育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他针对我国特有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深具远见卓识的教育主张，并进而形成一整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

1972年10月，周培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8年8月，周培源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